



阅读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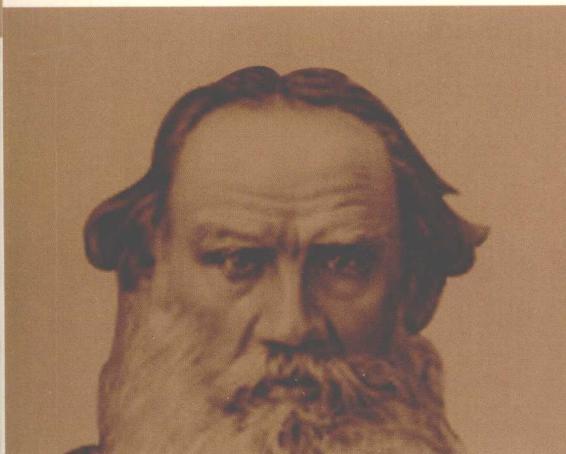
阅读越快乐

阅读快车 · 课标指定书目
HAPPY READ

YUEDUKUAICHE
KEBIAOZHIDINGSHUMU

复活(上)

[俄] 托尔斯泰 著
王艳喆 编著



复活(上)
Fuhuo (Shang)

导 读 名师导读，引领你步入名著的殿堂，倾听大师的声音

旁批旁注 名师评阅，精心批注，引导你阅读之外的认知

赏 析 名师赏评，用心体会，与你共同领会书中要义

相关评介 名人评价，历代积淀，共同认知不同时代名人对名著

的理解

互动平台 名师设计，紧跟教学，阅读之外扩展思考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教之星™ 阅读快车

阅读快车™ · 课标指定书目
HAPPY READ

复活(上)

[俄]托尔斯泰 著
王艳喆 编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专家名师
解读版

www.happyread.com.cn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王艳喆编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7
(阅读快车·课标指定书目)
ISBN 978-7-5640-2462-8

I. 复… II. ①托…②王… III. 长篇小说—俄罗
斯—近代 IV. 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5019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编 / 100081
电话 / (010) 68914775(总编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38
字 数 / 52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上、下)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莎士比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而文学名著蕴涵着伟大人物的智慧和先哲的人生经验，对于它的跨时代的思想性，后辈人读出的往往是新意和个性。一代代的人不断的从名著中汲取着自己需要的心灵养料。

“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成长期，通过阅读经典文学名著来吸收前人思想精华，从而增强学生在思想、道德和心智上的文化积淀，引导和丰富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非凡。

“阅读快车”系列正是秉承“丰富青少年心灵，增进青少年文化积累”的理念，这一理念将在本书栏目中具体体现：

●导 读 名师导读，引领你步入名著的殿堂，倾听大师的声音。

●旁批旁注 名师评阅，精心批注，引导你阅读之外的认知。

●赏 析 名师赏评，用心体会，与你共同领会书中要义。

●相关评介 名人评价，历代积淀，共同认知不同时代名人对名著的理解。

●互动平台 名师设计，紧跟教学，阅读之外扩展思考，题型新颖。

希望阅读本书，给你“阅读越快乐”的享受！带给你无穷的帮助。

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李炳海

策 划 赵向民 文 涛

主 编 熊志林

副主编 李贺武 谷学峰 王显才 冯 雅

编 委 时雪峰 郑艳丽 刘东篱 尹俊杰

商 展 顾佳音 张 琪 蔡焱明

吴跃平 张 烨 蔡明慧 孔令博

姜 巍 林 明 王艳喆 秦志爽

李 慧 刘筵莉 李 宁 刘建华

周海燕 朴松花 关 华 赵禹冰

刘亚丹 吕 扬 靳 跃 胡 睿

田玉彬 赵新雅 邵 颖 秦红芳

宋学清 王绍辉

用博爱唤醒沉睡的心灵

熊志林

1887年6月，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名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在几年前客居彼得堡时诱奸了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

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来找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从1889年到1899年，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当时他已经进入老年，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夜。

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上所花费的心血是惊人的。他为此特地参观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囚犯、律师、法官、狱吏等各种人物，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托尔斯泰连续多年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在前六年里，他先后写出了三份草稿。可是，后来他觉得写不下去，而对已经写出的草稿又感到极其不满，他十分苦恼。柯尼讲的故事经过托尔斯泰的“变形”，结局成为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的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的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口子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纯属个人的愿望，因此是虚假的。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目睹亿万人民的苦难，觉得仅仅写两个人的个人命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深刻揭示黑暗的沙皇帝国，要真实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命运。因此，以忏悔贵族这一男主人公作为主线的写法必须改变，而应该以平民女主人公马斯洛娃的生活遭遇作为主线，并通过这条主线来广泛描写人民的苦难。

接着，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应该使女主人公的心灵不断升华，最后显得光彩照人，而把男主人公则写成具有高尚追求而又有可笑缺点的与众不同的忏悔贵族。《复活》的定稿就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构思。不过，托尔斯泰这时仍没有放弃男女主人公最终结为眷属的设想。这种设想一开始就在托尔斯泰的头脑里生了根。他确实希望两个不幸的好人最终能获得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有没有根据，托尔斯泰心里产生了怀疑，最后他得出结论：男主人公既不可能使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复活，而精神上复活了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跟他结婚，共同生活。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托尔斯泰明确这一点时，离最初动笔已有九年，但从此到最后一稿就比较顺利了。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何等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真像他说的那样，把“自己的一块肉放进墨水缸里”。



卡秋莎·马斯洛娃 曾经是贵族家的半养女,后被贵族家的侄子诱奸,走上堕落的道路成为妓女。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 近卫军中尉、公爵,诱奸卡秋莎的人。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 善良,决定收卡秋莎做养女,涅赫柳多夫的姑姑。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 挑剔、严厉,让卡秋莎做使女,涅赫柳多夫的姑姑。

科尔涅伊 涅赫柳多夫家的仆人,对主人很忠心。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 忠心耿耿,涅赫柳多夫家的女管家。

玛·科尔恰金娜 即米西,公爵小姐,希望与涅赫柳多夫联姻,精明、成熟。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 首席贵族的妻子,风流,与涅赫柳多夫关系暧昧。

巴克拉绍夫 二等商人,性格开朗,好色。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 教师,心思细密。

布雷威 副检察官,急功近利,不择手段。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法庭庭长,生活放荡,没有责任心。

马特维·尼基季奇 法官,心地善良,性情温和。

西蒙·卡尔京金 农民,小旅馆茶房,贪婪、狠毒。

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 旅馆茶房,贪婪,诬陷,利用了马斯洛娃。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 公爵夫人,米西的母亲,奢侈豪华。

伊万诺维奇·科洛索夫 前首席贵族,银行董事。

雷德尔 科尔恰金家的家庭教师。

彼佳·科尔恰金 科尔恰金家最小的弟弟。

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 信奉斯拉夫派思想的女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米西的表哥,沉默少言。

基塔耶娃 马斯洛娃所在的妓院掌班。

费多霞·比留科娃 女犯人,善良、快乐、温柔。

塔拉斯 平民,费多霞的丈夫。

科拉布廖娃 女犯人的牢房头目,性情果断,爱憎分明。

法纳林 著名律师,精通人情世故。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 也称博戈杜霍夫斯卡娅,革命者,心怀理想,善良执著,乐于助人。

马斯连尼科夫 行政长官,副省长,道貌岸然,怕老婆,虚伪。

狱长 麻木的好人,循规蹈矩,处在职位与良知之间,心地善良。

梅尼绍夫 淳朴善良的农村青年,被人陷害。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谢季宁娜 革命者,有牺牲精神,朴实、亲切、坦率。

瓦西里·卡尔雷奇 涅赫柳多夫庄园的总管,刚愎自用,从容不迫。

马特廖娜·哈林娜·谢苗尼哈 卡秋莎的姨母,忠心的老仆人。

申博克 军人,涅赫柳多夫的旧识,追求享乐,挥霍无度。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恰尔斯卡娅 伯爵夫人,涅赫柳多夫的姨母,精力旺盛,活泼健谈。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恰尔斯基 退休的大臣,涅赫柳多夫的姨夫,热衷功名,一心上爬,世故圆滑。

玛丽叶特 将军夫人,举止轻浮,对男人有征服欲,虚伪做作。

利季娅·舒斯托娃 犯人,革命者,心地善良,亲切友善。

尼基京 首席枢密官,心胸狭隘。



目 录

CONTENTS

用博爱唤醒沉睡的心灵	…	(3)	第十五章	…	(67)
人物关系	…	(5)	第十六章	…	(71)
第一章	…	(1)	第十七章	…	(75)
第二章	…	(5)	第十八章	…	(79)
第三章	…	(12)	第十九章	…	(83)
第四章	…	(18)	第二十章	…	(86)
第五章	…	(21)	第二十一章	…	(89)
第六章	…	(25)	第二十二章	…	(94)
第七章	…	(29)	第二十三章	…	(98)
第八章	…	(33)	第二十四章	…	(106)
第九章	…	(37)	第二十五章	…	(109)
第十章	…	(42)	第二十六章	…	(112)
第十一章	…	(45)	第二十七章	…	(117)
第十二章	…	(51)	第二十八章	…	(122)
第十三章	…	(57)	第二十九章	…	(130)
第十四章	…	(62)			

第三十章	(134)	第四十九章	(215)
第三十一章	(137)	第五十章	(219)
第三十二章	(141)	第五十一章	(224)
第三十三章	(145)	第五十二章	(228)
第三十四章	(150)	第五十三章	(232)
第三十五章	(156)	第五十四章	(236)
第三十六章	(160)	第五十五章	(239)
第三十七章	(163)	第五十六章	(241)
第三十八章	(169)	第五十七章	(244)
第三十九章	(172)	第五十八章	(249)
第四十章	(175)	第五十九章	(252)
第四十一章	(178)	第六十章	(258)
第四十二章	(184)	第六十一章	(265)
第四十三章	(187)	第六十二章	(270)
第四十四章	(194)	第六十三章	(273)
第四十五章	(197)	第六十四章	(277)
第四十六章	(203)	第六十五章	(282)
第四十七章	(206)	第六十六章	(287)
第四十八章	(210)	第六十七章	(292)



第一章

导 读

春天是生命复苏，万物勃发的时节；春天是无法阻挡的脚步，这个于春天讲述的故事，必然是一幅生动的画卷。

独具匠心的开篇以监狱为地点，这明与暗，自由与囚禁的强烈对比，不由得吸引我们走进其中，去关注马斯洛娃的一切。



小说开篇连续五个“尽管”，构成排比的修辞手法，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了作者对于这种郁闷呆板，毫无生机，灰暗的城市生活的不满。

用自然的美景反衬出人们违背自然，破坏和谐，试图以人为的僵硬而冰冷的条框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

的造作行为。

在这种自然和谐与人为做作的对比之下，读者的视角从明媚的春天转向昏暗的监牢。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毁坏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任什么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也仍然是春天。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桦树、杨树、稠李树生出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搭窝，苍蝇让阳光晒暖，沿着墙边嗡嗡地飞。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唯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硬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

因此，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领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份编了号码、盖着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那上面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须把三名看押在监而且受过侦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到法院受审。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遵照那个指令，看守长走进了女监的昏暗而恶臭的长廊。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脸容疲惫，鬈发花白，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绦，拦腰系一根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马斯洛娃吧？”她问，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

看守长哗啷一响开了铁锁，拉开牢门，顿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要臭的空气冲出来。他吆喝一声：

“马斯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关上牢门，等着。

就连监狱的院子里也有新鲜的郊外空气，令人精神爽快，这是由风刮进城里来的。然而长廊上的空气却饱含着伤寒病菌，充满粪便、焦油、腐物的臭气，凡是新来的人立刻感到萎靡不振，心境郁闷。女看守虽然已经闻惯恶劣的空气，可是乍从院子里走进来，也还是生出这样的感觉。她一走进长廊，就忽然感到疲乏，困倦。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那是女人说话声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响声。

“我说，快着点，马斯洛娃，手脚麻利点！”看守长对着牢门喊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这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这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宽的手和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看守长打算关上牢门，不料有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严厉的皱脸来。老太婆开口对马斯洛娃讲话。可是看守长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马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脸去瞧着牢门上一个安着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在里边把脸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声音说：

“顶要紧的是别说废话，要一口咬定你的话不改。”

“只求好歹有一个解决办法算了，反正总不会比现在这局面要糟，”马斯洛娃说，摇一摇头。

“当然，解决办法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说，露出做长官的人俨然相信自己讲话很俏皮的神色。“跟着我走！”

一个“然而”再次运用了对比手法。监狱建筑内外，一墙之隔，差距犹如天堂和地狱，困住的不只是人的身体，还毒害着人的精神。

主人公马斯洛娃出场。

“目光指着那个女犯”
突出她是个惹眼的女子。

面对某种现象，人们常知其然不问其所以然，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使彼此的距离越来越大。

“涨红了脸”这个羞涩的表情像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却照亮了她的灵魂，她纯洁的天性。众人的目光，更印证了她的引人注目，这种变了相的关注，使她高兴。轻巧的鸽子的自由之翼与马斯洛娃的困境形成对比。

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马斯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各处牢门上的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盯紧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在那儿站着。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员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兵，指着女犯说：

“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那个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红脸膛，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他军大衣向外翻的袖头里，笑吟吟地向他的同伴儿，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挤一下眼睛，目光指着那个女犯。两个兵就押着女犯走下楼梯，往监狱的正门走去。

正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再走出院墙以外，然后顺着马路中央穿过闹市。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文官纷纷停住脚，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的人摇着头暗想：“瞧，这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坏行径闹出来的下场。”孩子们战战兢兢地瞅着那个女强盗，心想多亏有兵跟着她走，她现在已经不能为非作歹，他们才放了心。一个乡下人已经卖掉煤炭，在小饭铺里喝饱了茶，这时候走到她跟前，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感到众人的目光向她这边射过来，就没有扭转头，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使她暗暗高兴。这儿的春天的空气，同监狱里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得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路，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在石块上走得很痛，她瞧着脚底下，极力想走得轻一点。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欺侮它们。女犯的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它就扑拉拉飞起来，煽动着翅膀，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送来一股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想起她的境况，就沉重地叹一口气。

第二章

女犯马斯洛娃的身世是极其平常的。马斯洛娃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乡下随着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处女手下做工。那个没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而且照乡下常有的情形那样，孩子受过洗，后来母亲却不给这种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妨碍工作的孩子喂奶，他们很快就饿死了。

已经有五个孩子照这样死掉。他们都受过洗，后来却吃不到奶，就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同一个过路的茨冈私通后生下来的，是个姑娘。她的命运本来也会一样，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老处女当中有一个到牲口棚里来了一趟，责骂饲养牲畜的女工不该把奶油做得有牛臊气。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处女为奶油骂了一阵，又骂她们不该让刚生过孩子的女人睡在牲口棚里，说完正要走开，忽然看见那个娃娃，就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她果然给小姑娘受了洗，事后怜惜她的教女，常给那母亲送些牛奶和钱去，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处女从此叫她“救下来的姑娘”。

小孩活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畜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于是老处女就把小姑娘带到她们房中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出落得异常活泼可爱，给两个老处女解了不少闷。

老处女是姊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小姑娘受洗的是她，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念书，打算收她做养女。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说应当叫她做女工，做得力的使女，所以挑剔很严，遇到心绪不好就处罚小姑娘，甚至打她。于是小姑娘处在两种影响之下，临到长大成人，就成了半是婢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既不叫卡特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亮

对马斯洛娃身世进行交代。苦难的历程，决定了她精神今后的走向。

她的出生就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的威胁，这亦是一种“复活”的隐喻。

黑眼睛是这位女娃的特征，伴她一生的印记。

圣像的铜框,烤肉,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碎东西,偶尔陪两个老处女坐着,给她们朗诵书本。

对劳动的辛苦感到惧怕,向往的是舒服安逸的生活,这种心态影响了她后来的选择。

心地还是善良温和的。

“忽然发起脾气”正说明她原来性格是温柔顺从的。

心肠很好。
心地善良。

有人来给她提亲,可是她一个也不肯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亲的劳动人民一起生活未免太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里的舒服日子了。

她照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处女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和家财豪富的公爵,到她们家里来了。卡秋莎暗自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明说,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奔赴战场的旅途中顺便到姑姑们家里来住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夜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她才确定她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事都厌烦,一心想着怎样才能避开等待着她的耻辱。她非但服侍老处女不热心,敷衍了事,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处女说了不少顶撞的话,事后懊悔了,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处女对她很不满意,就把她辞退了。她从她们那里出来后,到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去做使女,可是在那儿只待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是五十岁的老头子,却一味调戏她,有一回逼得特别紧,她心中火起,骂他“蠢货”和“老鬼”,使劲推他的胸脯,把他推倒在地。她因为无礼而被辞退。这时候她无须再找工作,不久就要分娩了。她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那人是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她分娩顺利。可是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卡秋莎。她的小男孩只好送到育婴堂里去,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一到那儿就立刻死了。

卡秋莎当初搬到接生婆家里,身边一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做工挣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送给她的。可是等到她离开接生婆的家,身边只剩下六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但自己花,而且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接